

藝文叢書之十四

謠言的心理

陳雪屏著

書叢文藝

理心的言謠

著屏雪陳

版出部輯編書叢文藝
行發館書印務商

68289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初版

◆(20027)

謠言的心理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陳雪屏

編輯者 藝文叢書編輯部

出版者 藝文叢書編輯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王雲五

發行人 商務印書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汕頭、福州、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藝文叢書總序

在這個國家民族危急的關頭，我國的人民一般的感覺到我們社會的各方面都需要一番縝密的檢討及精細的研究。我們唯有檢討研究自己才能了解自已，唯有了解自已才能尋求出建立自己的目標與方向。同時，現在我國有成千成萬的國民對於我們國家民族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發生了無限研究興趣，提出了許多問題來急待解答。然而在敵人的鐵蹄踐踏之下，許多青年卻失掉了求學的地方；幸而未被敵人蹂躪的地方亦因種種關係不能繼續供給青年以求學的機會；而一般的民衆在這時期亦因各種文化機關的停辦或遷移而喪失了他們精神食糧的儲藏所。但是這個際會正是他們需要智識，需要精神食糧最強烈的時候。

我們鑒於這個大時代的需要來源的乾枯，決定約請國內的學者專家共同撰著一種叢書，每冊自三萬至六萬字，對於我們國家民族過去及現在各方面的具體問題作一種有系統的研究與分析。這一種叢書所擬研究與分析的問題非常之多，舉凡有關我們國家民族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中國整部文化的各方面，都希望能夠顧到。這種叢書是供給一般青年及民衆閱讀的，希望能夠對於我們國家民族獲到一些基本認識，發現當前社會各方面的複雜性，提出若干具體而急待策應的問題來，激起其研究中國企求認識中國的興趣，以期在任何地方，執行任何職務，都能隨時隨地檢拾問題而加以研究與分析。

我們的國家民族現在是在建立自己的途程上邁進，在這征途之上有幾個指路的南針：

第一、中國的文化根本上是一都缺少政治色彩的文化，因此要針對着這一方面努力，研究怎樣才能凝結中國的個人及家

族單位使其成爲一個有機的團體，怎樣才能在中國樹立真純的優美的民族主義的根基，怎樣才能使這個民族主義發揮光大，普及於全民族每一個份子的心田裏，激動他們的政治興趣與熱力，以期中國能在波濤洶湧的世界政海中屹然生存，保持着自由平等的獨立的地位。

第二、在建立現代國家的時候，政治制度方面所需要的是怎樣才能使一般人民與國家政府結成一氣，共同奮鬥，國家離開了人民便無以生存，人民失卻了國家也不能生存。達到這個上下聯繫的方法只有實行民主政治。在各種政治典型之中，唯有民主政治才能適合我國當前的需要，我們唯有走民主政治的路線才能夠救亡圖存。但是我們卻並不要求一步登天跳到普及民主政治的終極，因爲這是事實所絕不容許的。我們只要認準了目標而一步一步地踏穩住腳向前走。民主政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徒有其表而乏其質的民主政治是虛偽愚昧的政治，絕對不能擔當建國的重任。同時，所謂民主政治也不是西方十九世紀與放任主義解成一氣的民主政治。人民固然需要自由，但要清晰了解自由的真諦，要的是有組織的自由，自由不容流爲放縱而中傷了政府的效率。篤愛自由過甚的人往往流爲無政府主義者；但無論何人現在都不能贊成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狀態之存在是對於敵國外患最有利的條件。

第三、政治建設的基礎是經濟社會的確定，而經濟建設的南針是工業制度的形成。在一個尙在農業及手工業時代，經濟基礎尙相當於歐西中古時代的社會裏，侈談爭辯西方的工業管制的各種主義是倒果爲因的現象。爲充裕我們國家民族的民生，爲鞏固我們國家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工業制度的急速確立是必要的條件。唯有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才能在現代的世界生存，唯有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才能使其人民的生活優美繁榮。我們現在要具備工業國家所產生的武備來抵禦外侮，我們卻同時

缺乏製造這種武備的工具及購買這種武備的資財。在這個畸形的狀況下，一般的人民自然是呻吟於租稅負擔的重壓之下。然而爲保護人民不受外強的殘殺蹂躪，政府又不得不徵收重稅來置備必要的現代武備。這是一個最尖銳的矛盾，其唯一的出路自在充裕民生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而充裕民生的不二法門即在盡量利用天賦給中國的寶藏。

第四、工業文明與現代科學是相輔而發展的；自然科學建立了工業的基礎，工業的發展又促成了科學的進步。中國的工業制度要在最近期內樹立起來，科學的提倡是必須同時兼顧的。現在科學的主要點在其方法與精神，這種方法與精神不只限於學術與技藝的研究，而在其應付一切事理的基本態度，不只在對付自然，並且在對付人類的社會。一個具備科學精神的人，對於一切問題簡潔地講來是不迷信任何沒有根據的符咒。我們不必諱言，中國現在是一個百孔千瘡的國家；對於這個病人我們卻不是在尋求一劑百病皆醫的仙丹靈藥；開這種藥方的人，無論中外，已經太多了，而中國的症候依然。據社會人類學家的研究，尋求百病皆醫的仙丹靈藥來醫治一個人的身體或一個社會的弊端是野蠻的初民的社會的辦法，具有最粗淺理性的個人及最簡單文化的社會都會了解這是絕不可能的幻想。這是科學的精神；這裏沒有符咒，沒有迷信。

本着這四種認識，我們敦請各位專家爲本叢書撰著。這種叢書是用深入淺出，簡賅而深切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問題的。各位撰著者都是對於各個問題有湛深研究的人，但他們卻不是眼光狹隘，西洋人所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專家」。在分析解剖他們個別的問題之時，並不是只看見眼前的一個角落；在他們的腦海中飄浮着一幅整個中華國家民族的圖畫，以這整幅的圖畫爲背景描繪他們所擔任的一草一石。這裏沒有絲毫的成見，一切的意思都是從客觀的科學的分析研究出來的。

同時這一套叢書不只是供戰爭期間的需要；我們很奢的期望，在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在我們國家走上建國途程的時期，仍

然能夠陸續地一冊一冊的刊出，源源不絕的供給我國的青年與民衆以這種的讀物。我們不能以整套叢書的目錄奉告讀者也就是因爲這個原因。

我們感謝各位作者的熱忱使這種叢書成功。我們十分歡迎讀者盡量的批評，就是最不客氣的批評亦當虛懷接受。同時我們更希望讀者能與我們通訊，作任何方面的指示與建議。我們是以這種坦白真誠的態度擺在讀者前面的，企盼讀者也能以這同樣的態度來教正我們。

編者謹識（二十七年三月漢口）

目次

第一章	導言	一
第二章	謠言的意義	四
第三章	使報告失真的基本因素	一四
第四章	謠言演變的原則	二五
第五章	預示未來的謠言與童謠	四五
第六章	謠言的力量	五八

謠言的心理

第一章 導言

謠言是一種複雜的心理社會現象(psycho-social phenomenon)。決定它的產生與流布的因素爲數極多，我們至今還缺乏適當的研究方法。

斯登 (W. Stern) 在本世紀初年開始爲陳述心理開創出一條新的研究途徑(註一)。黎朋 (Le Bon) 固然在很早以前就論到羣衆、意見、信仰等問題(註二)，但這些問題直到近十餘年來纔漸漸從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與政治學家的手中轉移到心理學家的手中，如比突爾 (Bridle)、倫特 (Lund) 等的研究是比較勉能合於科學的標準了(註三)。最近都勃 (Doob) 發表宣傳學一書，可以說是在這一方面集大成的著作(註四)。這些研究對於謠言多少有相當的關係，但謠言

本身的主要問題卻很少受到心理學家嚴重的注意。

哈脫 (Hart) 在精神病理學一書中曾約略提到謠言產生的原因，而且就它的性質加以分類，但對於謠言演變的原則解釋得並不十分恰當。社會心理學家中，前如羅斯 (Ross)、近如福索慕 (Folsom) 雖也在他們的著作中間接地討論過謠言的問題，那不過是一鱗一爪，未免太簡單了（註五）。普拉薩 (Prasad) 的報告算是最新的一篇實地研究，僅將印度大地震後當地所流行的謠言加以搜集與說明而已（註六）。此外如哈近布赫 (Hartgenbusch) 與屈帕脫利克 (Kirpatrick) 的研究仍不能擺脫傳統的陳述心理的範圍，沒有多少新穎的發明（註七）。我們在墨菲 (Murphy) 的實驗社會心理學這樣一部一千多頁的巨作中竟找不到一篇有關謠言的實驗。

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作者適任教於東北大學，第一次感覺到謠言的魔力，引起研究興味。以後在北平，由於華北局面年年必有一番變動，一度緊張，所搜集謠言的數目便年有增加。抗戰開始以來，耳目所接，荒誕無稽，聳人聽聞的消息更是屈指難數。於是將種種性質不同的謠言，加以歸納與分析，尋求出幾條演變的原則，自覺可補從前研究之不足。同時又在歷代五行志以及其他各朝

的稗史中選錄很多古代的謠言，作爲比較，證實這些原則是可以普遍適用的。

作者這一個嘗試，只是研究謠言的初步，偏重在科學的敘述。假如我們想精確地測定謠言的力量，或者想直接地分別衡量主觀成分增加的效果，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實驗工作。因爲產生謠言的情境與傳播謠言的個人都不易預加控制，多種因素錯綜交織，使我們在沒有獲得更完善的技術以前，只能先做到分析的地步。即使如此，我相信在目前這樣一個大變亂的時代，對於謠言先有一個概括而正確的了解，至少可減少無數「庸人」的自相驚擾，是民衆訓練所極應重視的。而且這些原則不但可說明謠言的流佈，推而廣之，對於各時代歷史記載的增積與演變，也可以從知其然進而知其所以然；史學家從事史實的梳爬與整理，會時時發覺他們的效用。在平時更可幫助一般人養成讀書的懷疑態度。

第二章 謠言的意義

謠言或被稱爲流言或被稱爲訛言。辭源釋流言爲「無根之言」，釋謠言爲「傳聞之未實者」，說言的意義與流言相近，但在現在已不通行。分析謠言的來源與轉變，我相信有突變與漸變二式（說明詳後），所謂流言或訛言屬於突變式，而狹義的謠言則屬於漸變式。其實二者之間并無絕對的區別——突變式的流言一旦開始傳播，便又成爲漸變的進行，而純粹的無根之言也是極少見的。一般人已經習慣於用謠言一詞包括一切失真的消息，并不追究失真的程度爲如何。在本文中，也僅沿用謠言一詞。

謠言與其他一切語言文字的報告或陳述，如新聞、傳說、歷史等，在實質上是可以相通的。同是追述過去的事蹟，不過謠言所根據的事實較少，主觀的補充與改造較多，特別在非常時期流行，傳播較速而且較廣。普通的見解以不可信或不真實作爲謠言唯一的根據，與其他語言文字的報告

相別。我們不妨先將謠言與新聞、傳說等作一比較，試看這一個根據是否能夠成立。

報紙所載與廣播所傳的新聞，在現代社會中，使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成爲更接近，是我們生活中一種不可少的智識來源，應該在性質上與謠言大不相同，否則我們爲什麼要分出一部寶貴時間來接受這種虛僞的消息。但當國際間的對立形勢日益增強，新聞受政府嚴厲統制的時代，在成見、迷信、欺詐等流行着的社會中，新聞確不可盡信。同一社會事件，如出於幾個記者的採訪，則詳略輕重便大有不同。今年二月八日，上海僑組織鹽稅局長周某被刺殞命。上海合衆社電說是：『周乘人力車至戈登路，被人開鎗射擊。兇手一人，僅開一鎗，彈中周之背部。周被送至寶隆醫院時，已經斷氣。』另外又一電訊說是：『周於晨九時許，在新開路被人狙擊，頭部中兩鎗，腦漿迸流，遂送至醫院，僅二十分鐘即氣絕斃命。行刺者有二人，預伏電桿後，對準其頭部後腦連發二鎗，均告命中。』在這兩條電訊中，除去死者的姓名與職業相符外，其餘如兇手人數，發鎗數目，行兇地點，以及死亡的時間均不像是同一事件的記錄。近如歐洲的捷克問題，西班牙的戰事，遠東張鼓峯日蘇的衝突，彼此互相譴責或鼓吹，以及日本掩飾侵略行爲的詞令，真不知何者屬於新聞，何者屬於謠言。我們只能

利用別方面的證據來作大概的推測。在去年春夏之間，南昌、武漢等處敵機侵襲，被我們擊落多架，物證俱在，而同盟社與東京廣播的消息便與事實大相違反。可見新聞有時可變成謠言，而謠言也可變成新聞，要以背景如何作為判斷。

所謂傳說是指關於人事方面的故事，在某一時代或某一區域中流傳較久，而且為人所共知。許多詩歌、戲曲和小說的題材便從此滋生出來，如木蘭從軍、孟姜女哭長城、宋江橫行山東等，都是先有一個核心，然後又逐漸演變的。故孟森教授在心史叢刊中，用科學的歷史方法來考證清代初年的幾種傳說，如太后下嫁、董小宛入宮、龔定庵與顧太清相戀等，對於是非與真偽之別費了極大的心力。如以真實為唯一的標準，傳說與謠言之間很難尋求顯明的界限。謠言大都包括更強烈的情感成分，而且等到事件成為過去，往往就不再流播，而歸於消滅。但少數謠言有時也能夠獲得更長久的存留，於是經過幾個時代的淘洗與增改而成為傳說，甚至於成為歷史。歷代的筆記一小部分屬於純粹出自想像的小說，更大一部分卻屬於傳說，或者可認為是當時流行的謠言。

在法庭中，一件案子的判決需要確實的物證與可靠的人證，有時物證難得，便不得不重人證。

尤其在我國，從前地方官吏幾乎純然依憑着證人的供詞來做判斷的根據。供詞的出入有關於當事人的權利與生死，按之常情，誰也不願以人命作兒戲，誰也願意把當時所目擊的案情據實報告。那末，供詞與案情應該完全脗合纔是。但少數人因利害關係，有時不免故意捏造，所以對於證人的忠實，總先有一番慎重的檢定。西方各國的慣例，在報告之前，他必須對聖經盟誓；假如發現他是虛偽，便免不了要受嚴厲處罰。從前敏斯脫勃（Münsterberg）曾做過很多的研究，發現供詞的真實性有的竟低至百分之二十，未免與我們平日之所想像相差得太遠了（註八）。這并非由於證人故意欺騙，而是一種不自覺的錯誤，無論何人都不能避免。這樣不可靠的報告與謠言究竟有什麼顯著的差別呢？

歷史是最可寶貴的社會遺傳。但歷史決不會把某時代所有的事實都記載出來。史學家僅根據於當時或過去的傳聞與記錄加以排比與選擇，成爲一種有組織的敘述。因此歷史不是純粹客觀的。根據於同一史料，由兩個政見不同，訓練不同，或國籍不同的史學家所寫成的作品，往往有極大的差別。譬如拿破崙傳多至幾十種，主要史料的來源幾乎相同，而每一種都有它特殊的着重點。

即以史料而論，或出於公家文件，或出於私人筆記，或出於當時主要人物的書札，其中早就不免摻雜着無數不可靠的成分，而事過情遷，客觀的標準已不存在。史學家搜求真實的史料，與法官從證人方面索得證據頗相彷彿。但後者能親問證人當面追詢，而史學家則只能對付已死的證人；他考察史料的方法永不會完善。近代很多歷史批評家對於史料中錯誤的永久存在，已漸漸認識清楚——錯誤的來源有兩個方面，一是物的，屬於史料；一是人的，屬於史學家本身。

我們普通以為檔案文件是表達事實的最真確的根據，但如果更有機會去研究這些文件的底稿，往往發現，由於「不便宣佈」的理由，若干部分竟被竄改或刪除，有的比保存下來的部分也許更重要。東華錄的編纂方法是一個好例。此外或因古代文字傳抄的困難，時時造成錯誤；或因文字意義的演變，容易以今度古，產生曲解；或因時代的影響，不自覺地為成見所蒙，心存偏袒，都足以減少歷史的可靠性。更有甚者，如漢劉向父子，因為要維持他們的「五德終始說」，不惜托古作偽，簡直把古史的系统都加改變，這竟是閉門造史了（註九）。同時又鼓勵各地方呈報祥瑞災異，種下一個牢不可拔的惡根，便產生所謂歷代的五行志，這又是一個謠言的寶庫（註一〇）。

史料既不能與史實完全相脗合，而史學家根據若干殘缺的史料，着手寫出一個複雜的時代或一些重要的人物，其勢不能不運用自己的想像，加以補充，於是頰上添毫，自易流於誇大。史記中這一類的例子最多。司馬光記王莽聞光武軍勢日盛，至於「……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鮫魚。」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枕矣！其實「寢食不安」四字足以盡之。歷史中關於形容人物與數目的記載最不可信，不可信的原因在謠言的分析中更可以看得清楚。

由上可見不可靠或不真實并不是謠言所獨有的特點。我們再就謠言產生的形式來看，它與新聞、傳說、歷史等也有共通之點。謠言有時完全不根據任何的事實，僅由於某時某地若干人的願望與恐懼的推動便突然產生，然後再加以細緻的增補；有時則根據相當的事實，但因原有事實內容複雜，在互相傳播時，許多部分不自覺地被遺漏，而另外更多的主觀成分又不自覺地被填入，逐漸積累而成；我們可以分之為突變式與漸變式。

在前年七月二十八日北平附近中，日軍隊開始正式作戰。住在城裏的人得不到一點正確的消息，當時謠言繁興，人心不免惶亂。到了黃昏時忽然發生一個新的驚人的謠言，說是日軍要在城